

第七十三章 滿身風雨，我從海上來（二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已經深了，範閑一個人站在劍坑的旁邊，看著坑裏那麻，有如稻穀，又有如直刺天穹樹尖的劍發呆，他此時站的位置，正好是先前王十三郎站的位置。其實在裏間與四顧劍進行最後對話的時候，他就隱隱約約聽見了十三郎無聲的哭泣聲，哭泣無聲，其實還是有聲。

當時的劍廬深處沒有旁的人，四顧劍與範閑談論的問題太過要緊，連劍童都被遠遠地驅到了遠方，隻留下十三郎守在屋外。範閑明白，四顧劍以此來表達他的態度，他信任自己的關門幼徒，範閑也信任十三，東夷城的將來如何，要看十三郎和範閑之間的配合，而四顧劍想讓十三郎從這次對話之中，了解更多的東西，範閑也希望十三郎能夠從自己口述的霸道功訣中，領悟不一樣的東西。

這是一次悄無聲息，彼此默契於心的互相參詳，隻是王十三郎其時陷入黯然情緒不可自拔，也不知道究竟聽進去了多少，領悟了多少。

劍廬弟子沉默地魚貫而入屋內，範閑自然不會再進去，他不會自大到以為四顧劍真的會因為母親的關係，這幾麵之緣，就把自己當成世界上最重要最親近的年輕人，願意臨死前還和一個慶臣呆在一塊。

大宗師臨死的時候，當然願意和自己一手培養出來的十三位弟子呆在一起。

此時四顧劍應該是在屋內交待後事，這些後事裏有許多是和範閑有關，或者說是東夷城必須配合範閑的事宜，範閑不方便偷聽，歎了一口氣。邁步向著劍廬外麵走去。

不知道四顧劍的遺命能不能壓製住雲之瀾的反彈。範閑也沒有辦法去確定這件事情。

走出劍廬門外，監察院的下屬以及東夷城方麵地禮事官員迎了上來。麵色各自不同沉重。範閑搖了搖頭。然後在眾人地陪伴下，向著山居上行去。

自己在等什麼？等著一代強人的殞落。等著一位大宗師離開這個世界時。天上劃落地一顆流星？範閑坐在椅上，撐頷靜思，劍廬四周蟲鳴漸起。蛙鳴已生。

清風明月，遠處海風微濕微鹹。吹地月影都模糊起來。

此時他坐在山居臨崖處的園畔。隔著那道石門，看著不遠處腳下地草廬建築。任由月光照拂在自己地身上。平添幾分與時令不合的寒意。草廬深處的淡淡燈光一直亮著，似乎是要永遠地亮下去。臨死地四顧劍應該還在和自己的弟子們做著最後地交代。不知道這時候廬內會不會有什麼爭執，有什麼異動。

劍廬十三子。對於四顧劍地崇拜發自內心，想必沒有人會敢欺師滅祖，但是雲之瀾呢？

範閑眯著眼睛看著草深處的淡淡燈光。忽然抬頭看了一眼月亮。看著在天上劃過一個長長軌跡地月痕。才發現自己在山居上枯坐靜待，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時辰。夜已經深沉到再也拉不回來地時刻。

待他回首時，隻見山居半腰的花園內。風動花瓣。一個影子順著月亮映照地角度，悄無聲息地來到了自己地身邊。

範閑輕聲問道：“傷好了？為什麼不在江南呆著。非要回來？”

影子站在石門的影子裏。眼睛漠然地望著山下地草廬。說道：“沒有人知道我回來。”

範閑一直擔心皇帝陛下會因為影子與四顧劍的關係，對陳萍萍生出疑心和殺意。所以強行把影子送回了江南。沒有想到對方此時又突然出現在了東夷城。不需要過多的思忖，範閑便清楚影子此行來是為何，歎息說道：“現在還恨他嗎？”

影子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恨。不過當劍刺入他胸中時，恨意已經渲泄了許多。”

“隻是有些事情我始終想不明白。”影子看著草廬裏淡淡地燈光，說道：“就算當年父親對他淡薄，母親對他苛厲，府內所有人折辱於他，可畢竟是他地親人，為什麼他都要殺了？我呢？我是府裏唯一一個視他為兄長地人。他為什麼要連我都殺？”

範閑望著他說道：“你沒有死，不是嗎？”

影子身軀微微一震，很明顯他的傷勢並沒有痊愈，體內地傷勢讓他的心神不如全盛時那般強悍。

“他要死了。”

“人都是要死地。”範閑坐在石門下。輕輕拍打著粗糙地石麵。說道：“你這位大兄能夠活這麼久，已經令人驚駭莫名。”

...

草廬深處的燈光極暗。似乎隨時都有可能熄滅。瘦弱地四顧劍已經從被子裏坐了起來，洗了一次臉，重新梳理了一次頭髮，冷漠地麵容上，重新浮起了一股令人不敢直視地威勢。

劍廬首徒雲之瀾扶著師尊的臂膀，助他在**坐好，王十三郎將水盆端到室外，將汙水傾入了聖地劍坑之中，然後回屋，幫助大師兄將師尊扶住。劍廬十三子，除了四顧劍身邊地首徒幼徒之外，其餘地十一個徒弟，全部跪在塌前，麵露戚容，有的眼角偶現濕痕。

四顧劍用清湛而冷漠的目光盯了三老四一眼，沒有專門交代他們那件事情，輕聲問道：“我先前說的話，可記住了？”

劍廬弟子叩首相應：“謹遵師尊之命。”

東夷城的後事便這樣定了下來，雖然劍廬弟子們從這幾個月裏的動靜，早已經猜測出了師尊的心意，但是都沒有想到，師尊居然會對範閑投注於如此大的賭注，如此全麵的支持。隻是此時眾弟子心頭迷惘有之，悲傷有之，恐懼有之，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敢在師尊地麵前，提出任何反對意見。

甚至連雲之瀾都一直保持著沉默。

四顧劍說話的速度越來越平緩，臉上的情緒越來越淡，越來越像沒有受傷的，那個喜怒無常不露於外地大宗師。雲之瀾在一旁扶著師傅，心裏空無一片。知道這是回光返照。一股難以抑止地悲傷感覺開始彌漫在屋裏。

而十三郎或許是先前已經哭地夠多了，此時卻格外平靜。

“什麼時辰了？”四顧劍深深

了兩次，沙啞著聲問輕輕問道。

“天快亮了。”雲之瀾在一旁恭謹溫和回道。這一夜東夷城的謠言傳遞，竟是整整耗了一夜時間。也不知道四顧劍在雙手把東夷城送出去之後，究竟還布下了怎樣的後手。

“做任何事情，一旦下定決心去做。就要做到極致。就像劍廬以後一樣，既然我選擇了他。你們對他也就要做到極致的幫助，既然是一場大賭。就要把所有地本錢都壓上去。任何一次自我的問省與反複，都是東夷城難以承受的痛苦。你明白嗎？”

四顧劍坐在**，眼光自地上地弟子身上緩緩拂過。最後落在了雲之瀾的臉上。

雲之瀾沉默許久，點了點頭。

四顧劍極為難得地微微一笑，他太了解自己地大弟子了。隻要他答應了的事情。一定會做下去。

“扶我去山上看看，天要亮了。我想...看看。”四顧劍地胸膛裏忽然響起了不吉利地嗒嗒之聲。聽上去就像是黃土之下，冥泉招喚的水聲，大宗師地臉色也開始展現出一種怪異的白。

雲之瀾心中一慄。扶緊了師傅幹瘦地手臂，另一邊王十三郎也扶住了四顧劍的另一隻臂膀。兩位師兄弟對視一眼。小心翼翼地四顧劍從**扶了下來。

跪在床下最前方的劍廬二弟子。膝行於前，用最快地速度扶住四顧劍地雙腳。替他穿好那雙有些爛了的草鞋，隻

是四顧劍臥床一月有餘，毒素傷勢全麵爆發，兩雙腳早已經腫了起來，穿進草鞋之中，竟能看到那些浮腫處被草鞋地帶子勒成了一塊塊地痕跡。

四顧劍卻像是沒有任何感覺，隻是舒服地歎了一口氣。二弟子知道師尊的腳已經沒知覺了，輕輕撫摩了一下那雙腳。淚水便滴到了床前的石板地上。

...

月兒如鉤，漸要隱於微灰天際之中，東夷城上方地天空大部分還是漆黑深藍之色，唯有東麵露出魚腹之白。在石門處枯坐一夜的範閑備感疲憊。揉著太陽穴。讓自己不要睡著。忽然間他睜開雙眼，霍然起身。看著草廬深處地燈光忽然熄滅，知道東夷城地後事已經交代完了...然而，緊接著他看見了一幕令他很多年以後都深刻於心的場景。

遠處穿著麻衣地四顧劍，瘦削矮小的四顧劍，在雲之瀾和王十三郎的攙扶下，在劍廬所有弟子的陪護下，出了草廬，沿著草廬那道山徑，極為困難而又極為沉默，甚至是肅穆地向著劍廬的後山行去。

影子站在範閑的身後，也看到了這一幕，沉默而沒有言語。

隱隱約約間，似乎能看見油盡燈枯的四顧劍，在弟子攙扶上山的過程中，回頭看了一眼，那一眼便是看在了山居地石門處，不知是在看寄托著東夷城將來的範閑，還是代表了東夷城童年回憶的幼弟影子。

範閑與影子沉默地站在山門口，看著那行隊伍向山頂前行，他們兩個人站的筆直，或許是想表示自己對這位大宗師地尊敬，送別須站送，雙眼平視，沒有夾雜任何別地情緒。

大宗師的身軀瘦弱矮小，在雲之瀾和王十三郎地扶持下，竟是快要看不到了，他身上的麻衣在晨風裏飄浮著，穿著草鞋的腳根本沒有著地。

草廬後方的山並不高，離範閑二人所在的山門處是一整座山，相隔並不遠，不一會兒時間，劍廬一行人便爬到了山頂。

東方海麵上的朝日，此時也躍出了寧靜的海岸線，爬了起來。

範閑眯眼望去，隻見人世間的第一道光線，就這樣穿越了海麵，穿越了東夷城裏的民宅，穿過了人間的氣息，穿過了青樹的空隙，照拂在了草廬後方的小山上，照拂在東夷城劍廬弟子們的身上，照拂在了最前方那位瘦弱大宗師的麵容之上。

大宗師臉上頓時泛出了一層淡淡的金光，雖已至生命之末，雖身軀疲弱瘦小，卻驟然間凌然於眾生之上。這不是劍意氣勢，隻是這個人的存在感覺。

範閑一眼望向山頭，在眾人之中，便隻能看見他。

...

四顧劍一臉平靜站在小山崖畔，任由微暖的、熟悉的陽光，從海那邊打了過來。他微微眯眼，嗅著東夷城的空氣，嗅著此間的氣息，沉默地一言不發，不知道心裏是在想什麼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臨死的一刻，過往的曆史，過往的一切，變成了大宗師腦海裏的若幹個畫麵，伴隨著朝陽的金光，在他的眼前不停變幻。

樹下的螞蟻，蒙著黑布的朋友，弟弟，雨，死人，燒府，劍，劍坑，坑裏的爛布和垃圾，徒弟，徒弟，還是徒弟，又是劍，大劍，天劍，一劍橫於天下，一劍護雄城，城未破，劍未斷，但人要死了。

四顧劍眨了眨有些無神的雙眼，將朝陽裏的幻覺驅除幹淨，勉力地想站的更高一些，看的更遠一些，看一看真實的東西，腳卻使不上勁來，眼光也有些模糊。

雲之瀾和王十三郎察覺到了師傅的想法，趕緊把他往上扶了扶。

四顧劍忽然覺得自己的眼光清楚了起來，他看見了自己守護了數十年的東夷城，看見到了城內生起來的炊煙，看見了那些擺出早市的忙碌商人，看見了那些無形流動於城市市井間的財富金銀，看見到那些人快樂的笑容。

臨死一刻，他忽然覺得自己其實並不想看見這些，所以他微微側頭，看見了自己生活了很多年的草廬，淡黃色的草廬，在很多年前，其實就隻是一個破草屋而已，他在這裏生活了很久，殺了很多，教了很多，很得意。

最後四顧劍看見了東夷城外的那棵大青樹，在朝陽下，這棵經歷了東海無數風雨的大樹依然健康而狂放地生長

著，庇護著樹下經過的行人，旅人，商人，世人。真的是好大一棵樹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